

## 微镜头



## 煤老板自述

■老五 劲飞

煤矿开到哪里,煤老板与当地村民的战火就燃烧到哪里,符合哲学规律,万事万物必然有矛盾,利益越突出,矛盾越尖锐。

开煤矿要占农民的地,煤老板觉得一亩田给个几千块补偿款够多了,农民觉得自己是高产田,这么点钱哪够。再说,煤矿一开,村无宁日,机器响得能把房子震开缝,二十几个轮子的大货车像万人坑里开出来的大灵车,从早到晚吵死个人。污染就不用说了,谁让咱生在煤炭大省呢。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不提煤矿有拿硝铵私制炸药的潜规则,光炸药库的存在绝对就是风险,威力大得能把村子从宇宙中彻底抹掉,这笔血账一亩几千块能抵平吗,承包地、自留地、集体用地,统统得加钱。

农民要加钱,煤老板不同意,怎么办?亮剑啊。

百十来个农民堵着不让煤矿开工,派某胖大婶抱煤老板的大腿,算开胃小摩擦。有摩擦就有火星,死耗着毕竟不能解决问题,嗓子喊干了,开始打吧,再不打该耽误吃晚饭了。

煤老板出来混,身边自然有专职应付打仗的猛士,打架正规专业,把农民的脑袋当砖开,是煤老板战斗队的急先锋。矿工也不是游兵散勇,大多是四川民工,天生抱团,而且招的时候,煤老板刻意招些父子兵,就是为了打仗时有战斗力。

农民这边的凝聚力不用怀疑,但编制不固定,上千人的大村子自然兵多将广,小村子人肯定少,最少只有几十个人;战

斗力也不稳定,人多地少的村子战斗力强,穷了自然少顾虑,打起来敢上,啥武器也敢使,富裕点的村子战斗力相对弱些,但很富裕的村子也麻烦,他们雇得起佣兵,能杀煤老板个措手不及。

第一仗很重要,摸底之战,士气之战,信心之战。一般来说,煤老板军团战斗经验丰富,准备充分;而农民毕竟不常打,战斗经验少,玩起真的来,反应迟缓,支援不力,容易在第一仗落于下风。

对于煤老板来说,第一仗不仅要胜,还要有技巧,既要打农民怕,又不能打太狠,否则容易出反效果。曾经有个煤老板第一仗没有见好就收,把村长的儿子干死了,本来可以速战速决的胜利变成了五十集战争剧,打累死了,苦不堪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的村子看着人多,心不齐、势不众,容易认怂。煤老板在第一仗打赢之后,迅速收买内奸,积极开展分化瓦解工作,对于第一批愿意接受补偿款的群众,还会附赠一些福利,比如几袋好米,几桶油,并承诺优先安排第一批群众在矿上工作。只要有了第一批人,剩下些没了心气的人,就更好对付了。

有的村子,人穷命横,第一仗打输了,反而会极大激发出他们的战斗激情,积极改良武器,自制燃烧弹,把农用铁镐、铁锹改造成军用性质的,把镰刀安上木把,当钩镰枪用。

遇到水土硬的穷村刁民,第二仗必然成为生死之战,死伤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战斗前,煤老板一定要拍出几箱人民币,以激励士气,务必明确规定,往死里打,打死一个农民五十万,矿上负责养全家,

打残一个农民十万,保证终生就业,谁敢临阵脱逃,老子第一个弄死他。

当然,煤老板不希望出人命,但必须拿出要人命的气势,把手下人鼓动起来,要不然遇到这样的硬仗,一顶不住,补偿款就成了天价,正在建设的煤矿也会有被铲平的危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第二仗最为血腥,不躺倒一片战斗就不会结束,基本人人杀红眼,家家有重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说来也怪,凡是打得狠的战斗,重伤不少,死反而不容易,或许因为大家都打得太投入了,反而不容易死。

第二仗惊天动地打下来,上头就会派干部、公安出面调停了。他们的工作不好做啊,有些干部没经验,一出事就赶到一线,自然惨遭村里妇女们的围攻,听一通粗野无比的乱骂不说,手、脸、衣服都会被乡下妇女们撕破。

有经验的干部会这么处理,把乡长、村支书先叫来,让他们先把村里带头闹事的列出了名单,针对这些“起义”头领研究相应对策,争取采用合理的方法分化瓦解。

战略战术制定好之后,乡长、村支书组建十几个工作组,在村里不停地开会,开名目繁多的会,党团工作生活会、妇女工作生活会、农村文化建设示范典型会、人才振兴会……通过开会,一边做工作,一边消解农民的对立情绪,消磨他们的斗志。

几十个会开下来,农民都被开倦了,再开会谈条件相对好谈些。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多得很。

## 工业 4.0 原来是怎么玩的

■王蕾

你相信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吃的药是根据每个人的基因来配方的;我们的早餐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及营养需求来调配生产;工厂生产线可以按照工人希望的时间开工;生产车间里是机器告诉机器下一步做什么……

## 德国工业 4.0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兼科学总监沃夫冈·瓦尔斯特说:“德国工业 4.0 是德国政府推行的‘新一代智能工厂计划’,以物联网为基础。这意味着网络进入工厂大生产,是一个崭新的工业制造逻辑和方式。过去是以中心控制指挥系统,每一分钟对机器发出指令。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按照商品所附带的信息,由这些信息告诉机器需要什么样的生产过程,以制造出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

目前德国和国际制造业主要和普遍采用的是“嵌入式系统”,这是一种将机械或电气部件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而工业 4.0 正是在嵌入式系统技术基础上的革新,并逐步过渡到智能生产。

德国工业 4.0,事实上是德国政府 2012 年发布的 10 项未来高科技战略计划中的内容,即通过物联网完成大生产,实现生产全自动化、个性化、弹性化、自我优化和

提高生产资源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全新生产方式,以实现革命性、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最终目标。

德国工业 4.0 计划,目前正由德国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智能工厂与众多和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激光感应技术相关的企业合作,进行技术试验。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已开始在德国的大企业,如博世、西门子的个别产品生产流水线上进行尝试性实施。

## 智能工厂究竟有多智能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所研究部副总监多米尼克·高瑞奇博士解释,智能生产除了由机器对机器发指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灵活性和模块化。在智能流水线上,安装着不同性能的组件模块,每一个组件都符合具体客户在电子和机械两个方面的需求标准,并可根据实际需要添加或拆卸,以便随时按照客户的具体要求对产品进行调整。

在生产过程中,除了人工将零配件装入流水线之外,所有程序都是通过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据阅读,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整个生产过程,涉及的技术包括二维码、射频码、机器人软件程序及数据分析等。

物联网在工业生产上的运用催生了智能工厂,而智能工厂的信息传递途径是通过建立于云计算基础上的具有安全保障的网络系统进行的。

专门负责工业 4.0 推进工作的阿德·寇莱

克博士说,博世工厂实施工业 4.0 计划包括 5 个内容:智能化原材料输送、国际生产网络系统、流水线操作状况监控和支持系统、远程技术支持和高效设备管理系统。

“原材料输送系统,包括登记注册、下订单、确认和追踪等程序都通过无线电射频技术 (RFID) 达到高度自动化。”寇莱克介绍说。

每一个装有原材料的盒子上都贴有射频码。在之后的生产中,这些含有生产信息的射频码,通过射频识别,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提供生产步骤信息。这种高自动化原材料输送系统,可以增加可视化,从而减少库存,降低消耗,提高效率。

整个车间中有 3 条生产线在紧张工作,寇莱克说,这是通过同一网络管理系统进行管理的生产线,目前在全球 8 个国家设立了 20 条生产线。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实时保证所有生产线持续不断地进行标准化生产。如果出现故障或问题,流水线操作员便会接到系统信息,使用连接系统网络的设备,在系统上进行标准化的纠错,还可以运用现代传播和通信手段,由更高级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远程指导。

每一台设备都安装了射频码,利用生产执行系统,将每一个相关机械设备的的信息进行储存和显示。这些信息包括了该设备的运作情况、寿命、维护保养时间表等,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一边保养,一边更换,一边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 民工

■于坚

早晨下了雨,我骑着单车在街上走。后面一阵急响,一听就知道是那种除了铃铛不响,样样都响的单车来了。三个年轻人从我后面冲出来,头发蓬乱,夹杂着石灰粉末,每个人的单车后面的夹板上夹着一把榔头,他们的背上都溅了一片泥巴汁,黄的、新鲜的,还没有干透。其中一人的泥巴印从下向上散开,恰到好处地形成了一个树形图案。另一人的图案是一个椭圆形,很重,这个图案使他的衣服无法飘起来,本来这么快的速度,他没有扣纽扣的外衣是应该像翅膀那样打开的。第三个人是身体的侧面和脸颊都是泥巴,他随便在脸上抹了一把,还看得见手指印。

我由此联想到一辆在他们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它的钢铁器官显然没有感觉到这一群正在路边埋头赶路的热血青年,车子冲过一个坑的时候,砸起来一片泥浆,那密集喷射的声音使司机获得一阵小快感。

有一天深夜,我从某处出来,去地下停车场取单车。那里为了省电,灯光暗淡,汽车一辆辆排列,死了一样,停车场看起来像一个已经熄火的面包炉,有些恐怖。突然听见一阵笛声传过来,吹的是上世纪 60 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公社是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回忆猛烈袭来,想起我热爱笛子的年代,那是 1967 年,学校停课,我跟着童晓明、王爱健每天在王爱健家吹笛子。他有一个妹妹。我们最喜欢吹的是“我失骄杨君失柳”。三少年,相信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故乡、月光,阳台、枇杷树,大人在礼堂里开大会。我很多年没有听见这个城市有笛子声了,偶尔听见有人在弹钢琴,从水泥建筑物的钢窗里传出来,弹的都是练习曲。童晓明、王爱健已经不知所终。

我四下张望,终于看见停车场的每一个角落站着一个人。他旁边支着一张床,他也许是守这个停车场的。看上去他并不年轻,是个经历过人生的,他的笛音里面有某种令人心碎的东西。小伙子是云南建水口音,那个地方的人说话都像古戏里面的人在对白。我不认识他,但有一日电梯故障,我只好从一楼爬到 12 楼,下来的时候,他向我道歉,说不好意思,电梯的门坏了,让你爬这么高。从来没有人因为这种事情向我道歉,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好感汹涌,仿佛我突然又有了一个兄弟。后来某一日,我下楼去买牛奶,到下面才发现一分钱都没有带,就向他借十块钱去买,他立即借给我。他掏钱的时候,我看出他裤兜里也就是只有这十块钱,中午的饭钱吧。对许多我相处了几十年的人,我绝不会开这个口,我宁可再爬 12 层楼回去取钱。陶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这个小伙子也许是陶诗人的后代。

## 升职,你准备好了吗

■陈果

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一次公开竞聘,流程是自己报名或领导指定,当事人小范围做一次述职演讲,时间为半小时。

今年的初级管理考评,我当了一整天评委。评委有 20 人,10 个是各部门的管理人员,5 个是邀请的行业内大佬和合作单位老总,还有 5 个是外聘的职业管理专业人士。

本次述职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对他们平时的工作也有些了解,有几个人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个男孩子,之前在技术岗位,我对他的基本印象是寡言、耐心、实干、肯吃苦。他的报告做得很一般,在现场讲了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涉及管理的部分。我了解他的能力,希望他能竞聘成功,于是在提问环节,我就问他:“你要竞聘的这个岗位和你之前的工作有很大区别,对此你有什么想补充的?”他想了想说:“我现在讲什么都是空谈,还不如等做了再说。”这个答案我自然是不满意的,如果你对新的岗位没有任何想法,何必来参与竞聘?很多时候从技术岗位升到管理岗位是有门槛的,必须是你有这个意愿和能力,别人相信你胜任才会给你机会。之后其

他评委也问了一些问题,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太出彩的地方。后来我看别的评委给他打的分都特别低。

还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性格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有一次,她来问我几个专业问题,我很耐心地解答了,之后她笑着说:“专业还不错!”她的职位比我低,但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对我进行考核。还有一次,她所在的部门空降一个领导,是她的直属上司,那人来第一天,她把人家叫到会议室,把人家过往的经历都问一遍。新来的领导搞不清状况,就一五一十回答了,出来之后才知道她是自己的下属,就怒了。后来发现,她太喜欢充老大,领导就把她扔到了新成立的部门。5 个月时间,她换了 3 个部门。然而她的竞聘报告做得非常好,之后的问答环节也很棒。如果不认识她,我肯定就像外聘的评委一样给她高分。

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外派几个月,临时被拉回来的同事,他因为赶得匆忙,就直接做了现场演讲。可能因为比较疲倦,他演讲的逻辑性非常差,听起来就像是对公司的不满和控诉。他的演讲还没结束,他的直属领导直接问了句:“你不想做了是吗?”他赶紧说不,他的领导就借题发挥,把他骂了十多分钟。我

虽然很同情他,但还是在想,这要是我的下属,这种场合给我丢人,我也得骂他。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人多,部门也多,很多时候下属的工作,除了自己的直属领导以外,其他部门的人或者大领导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时候,领导的一句话就变得很重要。很多公司都会有像第一个男孩那样的员工,工作踏实,做事认真,领导有心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职位上有所提升,但无奈的是,这样的人不会表现自己,永远是拨一下走一步,机会来了也未必能抓住。也会有很多人像第二个女孩那样,能力不一定强,未必能讨伙伴喜欢,但总有办法抓住每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也有些人像第三个男孩一样,平时兢兢业业,心态却很差,甚至还有点像个小愤青,他比所有人都爱这个公司,才会期待公司的改变,哪里知道满腔热血洒错了地方。

在大公司会有很多升职的机会,但能升职的,也不过区区几个。很多时候,你没有升,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你没有做好准备。你努力没努力,很多人都看在眼里,别人有没有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怎样做,不过是个度的问题,要知道,说和不说都是两码事,说得好和做得好也是两码事。

## 集结号

## 全世界都爱讲段子

■朱利安

奥巴马是在公开场合讲段子的高手,喜欢讲段子的美国总统不仅奥巴马一个。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讲过段子。

这个段子说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争论谁的国家好。美国人说:“你瞧,在我们国家,我可以直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我可以敲着总统的桌子,对他说:‘总统先生,我不喜欢你的治国方式。’”俄国人说:“这我也能啊。”美国人说:“你也可以。”俄国人说:“是啊,我可以走进克里姆林宫,走到总统办公室,敲着桌子对他说:‘总统先生,我不喜欢里根的治国方式!’”

据里根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听了这个段子后,哈哈大笑。

当然,不只是美国总统会讲段子。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公开场合讲过段子。

2006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出席“瓦尔代”辩论俱乐部的 20 多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共进午餐。就在这个午餐会上,普京被问及是否准备在 2008 年后继续留任俄罗斯总统。

没想到,普京当时就讲了一个苏联时期的政治段子。

一位重要官员在离任时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 3 个信封,并明确指示他需要在 3 个不同的时期打开阅读,即执政初期、执政中期和执政末期。

当这位继承人在执掌大权后打开了第一个信封,看到字条上写着:把一切罪责都推到前任身上;两年之后,继承人打开了第二个信封,只见字条上写着:什么样的海口都可以开;继承人在快要卸任时打开了第三个信封,只看到纸条上赫然写着:给你的继承人准备 3 个信封。

讲完之后,在场人会心一笑,普京则以此表态:“我不会再连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的稳定应建立在宪法之上,而不是任何个人身上。”

当谈到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时,普京还讲过另外一个段子,来讽刺裙带腐败。

儿子该服役了,父亲问兵役局的将军:“我儿子能成为将军吗?”将军回答说:“当然可能,每个士兵都有可能成为将军。”父亲又问:“那我的儿子可能成为元帅吗?”将军说:“不可能。”父亲问:“为什么?”将军回答说:“因为元帅已经有儿子了。”

2006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被别人当面讲的一个段子弄得“濒临爆发的边缘”——“布什 32% 的支持率就像一杯水中剩下的 1/3,都是人们吐回去的。”

如此没有一点尊敬的段子,不仅小布什听不下去,当时许多官员也纷纷离场。

一个“政治正确”的段子,可以讽刺官场“潜规则”、不正之风,但不能进一步“发挥”到政体、民族、国家等基本问题上。

的确,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的段子就涉及政体,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发火是因为里根这是在自嘲。如若不是这样,恐怕就不好收场了,比如希拉克讽刺英国。

2005 年 7 月,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三位巨头在一家咖啡馆碰面,然后开始调侃英国。

最劲的是希拉克。伊拉克战争一爆发,英法关系就差了许多。因为法国反对这场战争,而英国很热爱。“英国提供了世界上除了芬兰饭以外最糟糕的食品,你怎么能相信饭烧得这么差的人。”——这虽然是法国人对英国人的传统吐槽点,但一个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讲出来,意味就不一样了。

于是英国居民火了。当时正值八国峰会前夕,举办地就是英国。当地马上举行了一场声讨峰会的示威活动,并最终演变成 20 人受伤、90 人被捕的激烈冲突。

最后,一个“政治正确”的段子,绝对不能是荤段子。

2006 年,乌克兰议会选举期间,原总理季莫申科为吸引民众选票,不惜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讲了一段荤段子。结果可想而知。季莫申科的段子一出,好事的乌克兰媒体就纷纷嘲讽。